

在中國他三次坐牢，家破人亡，卻被英美極度認可大受歡迎，他是中國文藝魯濱遜！



“從前的日色變得慢，車、馬、郵件都慢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”讀這首簡單小詩，初識了他的俏皮。“所謂無底深淵，下去，也是前程萬里”從這裡，又看到了他的堅韌。

他出身巨富之家，家底殷實，舅舅是作家茅盾，卻放棄大好從商從政的前程，毅然讀文描畫。他英俊儒雅，風流倜儻，走過亂世紅塵，寫盡無數愛情詩篇，卻一生未娶，無子無嗣。在中國他三次遭遇牢獄之災，人生是家破人亡！



木心一家，照片中最小者為木心

“逃走”後的他，卻被英美極度認可並大受歡迎，直到他去世以後，他才回到了國內公眾的視野。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，我們不能不說他……他就是，木心

木心原名孫璞，字玉山，1927年2月14日生於浙江桐鄉烏鎮，巨富書香之家，風水先生曾斷言那間屋子必出貴人，父母請當地名流來家中為他授課。

因家中藏書豐厚，與舅舅茅盾家交往甚密，他從小就飽讀茅盾藏書。家中有親人在哈佛、劍橋，使得他從小閱讀聖經、希臘神話、莎士比亞等世界名著。

1937年，10歲的他適逢抗日戰亂，名門望族當時唯一可以做的抵抗就是，不上日本憲兵



年輕時帥氣的木心

管控的學校。外面戰火紛飛，屋內桌台不亂，後來他說：我的自救，全靠讀書。13歲時他已將《文學大綱》通讀了幾遍，後來在紐約開講《世界文學史》，幾乎全憑當年記憶。14歲起作白話詩，曾在嘉興、湖州、上海的報刊上發表。

家人本來是想他從商從政，但他毫無興趣，他想成為一名畫家。抗戰結束後，他就去考了上海美專，並追隨林風眠先生研習中西繪畫。

1947年，20歲剛出頭的他，參與了當時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，上街頭髮傳單，製作反

戰宣傳畫，因是領導者，結果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，親自下令開除學籍，又被國民黨通緝，於是走避台灣。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，他才回到大陸。

1950年，他被杭州第一高中聘為教師，待遇相當不錯，但是沒多久，他就辭職了。

他常說：“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，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，因為藝術是要有所犧牲的。”帶著書和畫筆他就上了莫干山，專心讀書、寫文、繪畫，一個富家子弟卻拋卻榮華富貴，轉行做了苦行僧。這一轉，便開啓了他人生的漫漫修行路。

六年苦行僧般的隱居生活，他積累了100多個短中篇小說。為了生計1956年他下了山，入上海工藝美術製品廠做設計師，參與北京十大建築的室內設計。

本想可以一邊畫畫，一邊寫作，然而，他未曾料到，從此厄運開始了。1957到1978年期間，他又再次兩度入獄。禍起於文革期間，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。木心實在氣憤，就說：“他也配對海涅亂叫。”就這一句話，他被關進到處積水的防空洞，18個月不見天日。

轉移到監牢時，守衛想：他該是爬着出來了吧，可他坐着，腰挺直，褲子還有筆直的縫，沒落時的貴族氣質，彰顯無遺。

讓他寫材料，他在紙上畫下鋼琴鍵，彈起了莫扎特和巴赫，他寫詩用文字自救，在陰濕的地牢里，與嵇康、尼採隔空對話。他說：“托爾斯泰、莎士比亞他們，都跟着我下地獄了”，他從寫交代材料的紙里，偷偷留下66張白紙，臟水在泛黃的自告書的正反面上，留下了65萬字的手稿，被他藏在棉襖夾層里，才得以保留至今。



左一木心

文革中他14歲以來的所有作品，全部毀于一旦，還被折斷三根手指，和他同時期的一些人，忍受不了屈辱都自殺了，他卻堅持以“不死”殉道，整整勞動改造了12年。在污水橫肆的地牢里，他動手把自己的爛鞋，弄成市面上流行的尖頭鞋型，高興地欣賞着，他說：“白天我是一個奴隸，晚上我是一個王子”。

後來別人都陸續平反了，就遲遲沒有他。

原來是有人擔心：“他平反了，誰能來把廁所掃的這麼好啊？”

1978年，時任上海市手工業局局長的胡鐵生，上台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為木心平反，他說：“他絕對是一人才，業務學識堪稱一流。”

終於平反出獄了，可家沒了，親人也沒了，姐姐死了，母親也死了，家破人亡，大好青春也都困於牢房之中，錯過了愛情，錯過了婚姻。

他說“我哭的醒不過來”，任誰，也難以經受接二連三的重創，他該垮了吧？但是他卻要好好活，他說：“你要我毀滅，我不！”在他的手稿里，沒有沮喪、惶恐，沒有怨天尤人，有的，唯有對美學和哲學的沉思，正如他的詩句所說，“誠覺世事儘可原諒”。

平反第二天，他就坐飛機，去人民大會堂負責修繕工作，後來做了交通大學美學教授，又參與了人民大會堂設計，也算是功成名就，但他總覺壯志未酬，不願流俗，為一腔執念，他竟在56歲，這個大多數人已經考慮退休的年齡，做出了驚人的決定，開始赴美留學，他說：許多個人加起來，便是時代。我要在自己的身上，克服這個時代。”所以，他在最輝煌時毅然選擇了出走。“我要養我的浩然之氣，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，不可敗泄在生活、人際關係上”。

品讀他的經歷，陳丹青說：“他是個精靈，我

是個野蠻人”

梁文道看他50歲的照片驚道：你不覺得這人像在地牢里默過的，文革回來的很多作家難免身子曲體，神情有點沮喪、恐懼……

但是木心沒有，他整個狀態你覺得精氣神很足一樣，好奇怪，好奇怪的一個人。



56歲初到紐約，一貧如洗，靠為海外學生授課支撐生活，無奈他只能外出打工，一小時三塊五毛錢，他也做過，但即便這樣，無論上班勞作多么辛苦，下班一定將自己收拾得干乾淨淨，自己裁剪製作襯衫、大衣，自己設計製作皮鞋、帽子，把燈芯絨直筒褲縫製成馬褲，釘上5顆釦子，用來搭配馬靴。

他年逾花甲，生存艱難，但活得尊貴。他不知前途在哪里？但卻被藝術的狂念着，筆耕不輟，寫的天昏地暗。

1984年，轉機來了，台灣《聯合文學》創刊號，專為木心設“散文展覽”，旅美作家木心終於粉墨登場，“一個文學的魯濱遜”，霸佔了1/3的篇幅，余光中、梁實秋、凌叔華等40多位作家，分居其餘2/3，他在《聯合文學》一舉成名。

同年哈佛大學為他舉辦了，他生平的第一次個展。

1989年，62歲的木心再次登台授課，為華人藝術家開設文學講席，微薄的學費，沒教室沒課本，從希臘神話講到近代文學，而他覺得“我不能辜負藝術對我的教養”。總計85堂課，這麼一講，就是五年。

當時每一節的備課都有兩萬字，最倉促的，也有一萬多字，上課內容被學生陳丹青編撰成：《文學回憶錄》，這是他留給世界的禮物，文學的福音書。他說：“文學是可愛的，生活是好玩的，藝術是要有所犧牲的。”



90年代初，美國著名收藏家羅森奈斯，一舉收藏他的水墨山水畫30余幅，各大藝術雜誌競相報導，木心在繪畫上的聲望就此奠定。1996年開始籌備全美博物館級巡迴展。

耶魯出版的《木心畫集》全球發行，一直高居五星級，各博物館及大書店，都用玻璃櫃置于顯著地位，備極榮寵。

木心畫作2001年在紐約展出，然後全美作博物館級巡展。33幅畫作已被各大博物館和私人收藏。

2001年，哈佛大學還為他舉辦了作品收藏展，

2005年，中國大陸出版了第一本木心文集，一下子，這位超然物外的大師重回我們眼簾。

經過幾十年的磨難後，木心這塊金子終於發光了，他曾經說過一句話：“不早熟，不是天才，

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。”這句話，也是他一生的寫照。

木心不會想到台灣會出版他的書，不會想到有一天大陸也會出版他的書，更不會想到他的名字是因為，一首流行歌曲《從前慢》，而在中國一夜遍知。

2006年9月，葉落歸根，他還是戀着他的國，悄然從美國回國，隱居在自己的故里——桐鄉烏鎮。

2011年12月21日，淡淡霧靄籠罩着小鎮，他靜靜的沉睡在故土之上，悄然離去。

當有人問起，“木心在最後時光都在故鄉做些什么？”時，周圍的鄰居們一臉茫然：“木心是誰？”沒有人知道，就在那個清晨，一位故里傳奇的老人獨自離開了。

如今，他的畫作被大英博物館收藏，成為20世紀第一位，被大英博物館畫作收藏的中國畫家，他的多篇散文與小說被翻譯成英語，與福克納、海明威等作品，編在同一教材中，成為美國大學文學史課程範本讀物。

2015年12月，木心美術館在他的故里烏鎮開館了。他的作品，雜、靜觀、乾淨、熨帖，站在美術館開館儀式的舞臺上，學生陳丹青眼眶微紅顫抖說到：“老頭子突然躲開了，不見了。”衷嘆一聲帥，為他的人與才！

木心說：“如欲相見，我在各種悲喜交集處。”木心美術館的建成，也許這就是最完美的歸結。木心走了，可是從今天起，我們可以去美術館找他。”



陳丹青說：“他自身的氣質、稟賦，落在任何時代都會出類拔萃。”

而木心晚年說：“不用考慮把我放到什麼歷史位置上。沒有位置，只留痕迹。我無所師從，也無後繼者，從不標榜。”他左手畫畫，右手寫



文，穿梭於藝術和文學的世界，他微笑着走向生活，生活負他，他卻報之以歌，凡心所向，素履可往，他就像一個飽經滄桑的少年人，而我們真正想立即就讀懂木心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滄海拾珠，2020年木心逝世9周年，將他的詩和畫贈獻給大家，讓我們一起向這個中國文藝魯濱遜致敬！



《木心全集》典藏版（16冊）

木心第一套完整作品集，份量十足，可藏家、傳世

